

亦有可聞

■龔敏迪

三個太宰謬

伯謬是吳國的太宰，《史記》等書都說：越國滅了吳國，就把伯謬殺了。可是，《禮記·檀弓》說：陳國也有個太宰謬；《左傳·哀公二十四年》又說：吳國滅亡二年後，又出現了太宰謬的名字！這樣，有人就發現，在歷史同一時期，出現了三個太宰謬。於是明人筆記《識小錄》認：「越王入吳而誅宰謬俱非實錄。」勾踐和吳王夫差一樣，繼續在寵任這個諛佞之臣，甚至懷疑文種被殺，也與他有關。

孔穎達說：陳國的太宰謬「與吳太宰謬名號同。而陳太宰博聞強識。多有所言。兩大宰謬何忠佞星淵哉。」《禮記·檀弓》具體記載是：「吳國出兵伐陳國後回師，陳太宰謬使於師。夫差謂行人儀曰：『是夫也，多言，蓋嘗問焉？師必有名，人之稱斯師也者，則謂之何？』太宰謬曰：『古之侵伐者，不斬祀，不殺厲，不獲二毛。今斯師也，殺厲與？其不謂之殺厲之師與？』曰：『反爾地，歸爾子，則謂之何？』曰：『君王討敵邑之罪，又矜而赦之，師與，有無名乎？』陳依附於楚，伯謬和伍子胥都是在楚國受迫害而逃到吳國一心想報仇的人。夫差出兵，伯謬隨軍，他自然不會為陳國討一個吳國出師的正當名義。如果是陳國有太宰謬來出使軍前，則兩個太宰謬碰到了一起，而當時使者又稱「行人」，這樣既有「行人儀」，又有陳太宰謬就不好理解了。所以《容齋隨筆》說：「按謬乃吳夫差之宰，陳遣使者正用行人，則儀乃陳臣也。」之所以出現陳太宰謬是書寫者的筆誤，正確的說法應該是「陳行人儀使於師，夫差使太宰謬問之」。《忠宣公作《春秋詩》引斯事，亦嘗辯正云。」看來陳國的太宰謬是不存在的。

伯謬的父親卻宛，是楚王左尹，他為人耿直，賢明有能，深受百姓愛戴，因此受到了少傅費無忌的忌恨進讒，被貪得無厭的楚令尹（國相）子常所殺，伍子胥的父親伍奢也因為費無忌的誣陷而被殺，他們都來到了吳國，並報了仇。

公元前494年，越王勾踐被吳王夫差打敗，大夫文種向勾踐獻謀：吳王敬畏子胥而親信伯謬。打通伯謬的關節，則和議事成。此時的伯謬顯然是吳王的大管家，文種點明議和後對伯謬的好處：若和議事成，越王並非委身於吳王，而是委身於太宰。那麼越國所有貢獻，都先經過太宰，再進入王宮，那太宰就可獨攬越國的財富了。這是何等的誘人！但出賣國家利益的卑鄙行當也是很危險的，一旦對方和盤托出，是要冒殺頭風險的，唯一的方法是收人錢財替人消災。於是，越王「率眾以朝於吳，而以重寶厚獻太宰謬，謬喜，受越之賂，愛信越殊甚，日夜為言於吳王，王信用謬之計，伍胥大懼」。最後，他不僅害死了伍子胥，並一直到把吳國弄到亡國才罷，這是明眼人都早已看出來的。孔子弟子貢說：「太宰伯謬用事，順君之過以安其私，是殘國之治也！」《呂氏春秋》也說：「吳王聞越王勾踐於太宰謬，智伯聞趙襄子於張武，不審也，故國亡身死也。」這樣的一個伯謬，越王勾踐在滅了吳國以後，真能再用他為自己的太宰嗎？我想就「重寶厚獻」的屈辱這一條，勾踐也不會放過他。而且除了《左傳》，並沒有其他歷史資料懷疑伯謬是被勾踐殺了。

那麼，《左傳》真的說伯謬當了越國的太宰嗎？《左傳·哀公二十四年》是這麼說的：「閏月，公如越，得太子適郢，將妻公，而多與之地。公孫有山使告於季孫，季孫懼，使因太宰謬而納賂焉，乃止。」吳國亡於魯哀公二十二年，兩年後魯哀公來到越國，越太子適郢與魯哀公很投機，一方面要嫁越女給魯哀公，一方面要「多與之地」。目的是要借越國的力量，去對付魯國內日益強大的季孫氏勢力。季孫氏得到消息後，用了賄賂的方法，阻止了他們的結盟，所以，所謂「使因太宰謬而納賂」，並不是越國用了太宰謬，而是季孫氏用了越國已經用過的那個賄賂太宰謬的方法。

■劉彥齊

家鄉的盛夏

和天空的星辰遙相呼應，像一場小夜曲，和田野的蛙聲一起潛入夜色；像這溢出窗子的光，給路人以指引和希望。



家鄉，回憶中的靜謐。

網上圖片

田壟土丘，泥土浸入了太多的雨水，就成了錦緞般的軟。豌豆花開，半畦芹菜，那掛絲的瓜兒，正節節向上。緣於生命的綠色，正一點點浸入心扉，閉居於此，便是紅塵中的幸事。家鄉的花多，名字也多。像我們小時候混淆於此，搗着溪水魚兒，三五伙伴，相互喚着乳名。流水飛濺，一不留神就真成了記憶。或者讓你靜默着想起，那些伴兒卻已經遠去。像這些花，會有純純的色彩，也有雜色的，都只等你來寵愛，一點也不許馬虎。

窗外的小雀掠翅而去。而晚霞正在濃烈處，如一幕悲壯的史詩。村莊、公路、竹林、小溪潺潺，突然凸顯了出來，是如此的熟悉。此時的楊柳，彷彿是不經意間就綠成了現在的樣子，一片又一片的葉子，雨後更加的翠了。而草坪已早早鋪展開去，像一場盛典的前奏，只等風一來，就拉開序幕隆重上演。

這是家鄉的盛夏。雲朵的金邊閃着光芒，抬頭望去，天邊和大地重合的地方，彷彿有許多故事，只待你去尋覓其中，當光陰漸漸過去，消失在這人世間，晚霞是最好的見證。這靜得出奇的傍晚，記載着我血緣中最柔軟的部分。

雨後的家鄉，彷彿剛剛出浴，怡人得緊，東鄰西舍，或一字排開，紅磚瓦房，或錯落有致，依河、傍山，如君子，彬彬有禮，幾縷炊煙，山林深綠，新茶展枝，於綠綠的清涼中，褪去夏的酷熱。這一天熱似一天，你喝茶只需撥幾句閒詩雅句消暑，范成大曰：「舍後荒畦猶綠秀，鄰家籬角過牆來」。

最喜夏夜掌燈時分，或東房西廂，或小巷連着小巷，張家宅子，李家老屋。次第而上，燈是溫暖的，光線祥和，與世無爭。燈也是飽滿的，在群山之間，在大地上

楊曄



唐朝繁榮的珍宴

網上圖片

■吳羊壁

石獅子與舞獅子

有一件事情我始終不明白：為甚麼獅子的形象在中國那麼普遍？

網上圖片



獅子並不是產在中國，產自印度及非洲。但奇怪的是，在中國，到處可以見到獅子的形象（石雕或繪畫）。人們都尊重、喜愛及熟悉獅子。宋代陳慥怕妻子，妻子一聲喝，他如聞獅子吼，蘇東坡曾有兩句詩開他的玩笑：「忽聞河東獅子吼，拄杖落手心茫然」。不知道他們是不是真的聽過獅子吼。恐怕也沒有。不過他們好像都熟悉獅子的吼聲。

早幾天走過一家商店，發現他們店子的門口就有一對石獅子。並不高大，不過很精緻。香港這地方，你想在門口放一對巨大雕塑的石獅子，恐怕也不容易，但人們就是想在門口放一對石獅子。不能放大的，就放一對精緻的吧。

小時候在家鄉，記得也有許多機會親近石獅子。不知道現在石獅子的口裡仍然啣着一顆可以滾動的小石球。小石球不能夠取出來，但可以在獅子口內滾動。小時候，我喜歡伸手去石獅子口裡一探那小石球，但又很害怕石獅子的口會忽然合下來。

現在我記不起當年在鄉間為什麼會常常有機會親近石獅子。鄉間有宗祠一類的族群共有的建築物，石獅子也許就是在宗祠這一類地方有吧。

不過我仍然找不到答案：為什麼獅子的形象在中國那麼普遍。不過，中國人喜歡獅子的形象，我也喜歡，如果我挑一頭巨獸的形象，也雕刻放在門口，我也會挑選獅子。獅子那一身蓬蓬的外皮，好像有一點親切感。如果有一頭石雕老虎，又有一頭石雕獅子，我想我會首先走近石雕獅子那裡去。

聽說盧溝橋上，石欄上有長長的一對石獅子，神態各異。如果是，那就是獅子雕刻的一個大展覽了。

在中國各處，人們傳說有老虎出現，但少聽說甚麼地方出現獅子。景陽崗上，武松打的是老虎，沒聽說過武松打獅子。

這裡且插進來幾句老虎。香港，據說很早以前（恐怕不只百幾十年了）是有老虎的，所以有老虎岩（樂富）、大埔

入夏，小區的景致已近最美，綠草如茵，黃的紫的小花撒落其中，宛若夜空繁星。樹木日見茂密，桃花不肯褪卻粉意。於是晚飯之後，在小區散步是極其愜意的事情。

我漫無目的地走着，目光隨遇而安，一會看草，一會賞樹。一會眺望遠景，一會近觀樓房。小區的樓房都是深棕色，而且格局大都相同，一樓有花園，頂樓有閣樓。漸漸地我看出了端倪。小區樓房有個特點，那就是每家的陽台都有平坦延伸的空間，而這空間在主人的視線裡是看不到的，因為有牆壁的阻擋，於是它成了主人的角落。

於是這樣的角落就有門道了。我看見不同人家置放的東西截然不同。有一部分人家已經心安理得把它當作倉庫：擺放幾摞舊鞋盒，鞋盒邊上倚着一把破舊的傘；也有放一袋鞋子，鞋瓶的，旁邊堆着不用的紙盒；也有在地上盤着幾圈的水管，旁邊散落着不看的雜誌。是的，主人無論在雅致的客廳，還是在溫馨的臥室，根本看不到這些，他們只需把不要的堆放在那裡，因為那裡是他們的角落。

也有人家很會利用空間，把洗衣機安放此處，洗衣機旁邊是一個很乾淨透亮的木桶，水桶裡斜放着一把拖布；也有把晾衣架安放此處，架上晾曬着整齊的衣物。到主人家作客的人是不看到這裡的，但主人家還是把這裡收拾得乾乾淨淨，因為他們沒有把它看作角落，而是充分利用起來，當作了房間的一部分。

最有趣的是有人把這處空間圍了起來，而且居於用的是冰箱類大的紙盒。於是這裡徹底成了角落，陽光都不能照射，更別提目光的尋視了。看來細心的主人徹底把這裡當作角落了，而且不願意把自己的隱私暴露出來。

最讓我欣賞的是有一戶人家，落地窗戶纖塵不染，地上放着兩盆一人多高的青石山，鬱鬱蔥蔥，翠綠欲滴，不遠處的花架上一盆吊蘭，枝葉裊裊地垂着。看來這都是主人精心照料的傑作。牆壁上掛着一個碩大的中國結。紅線相襯，很有生機，也很雅緻。可是，它們的主人無論在客廳或在臥室，都欣賞不到自己精心設計的風景。但是每有路人經過都會駐足不前，讚不絕口。我不禁邊走邊陷入了沉思。自己的視線不能及，但未必東西不存在。也許你的角落恰是別人的風景。是淨化自己的角落，收點別人的視野；還是不經意間或隨意時，是否也應日三省吾身，完善自己。內在的缺失不完善的視線裡。

楊曄

歷史空間

唐代人餐桌上的主食

戴永夏

美食紀錄片《舌尖上的中國》在中央台播出後，在全國各地大受歡迎，也引起了人們對美食的關注。該片從橫的方面介紹了我國許多地方的美食風俗，讓人們在大飽眼福的同時，也領略了我國美食文化的豐富多彩。

我國是一個美食大國，不但各地都有特色美食，歷朝歷代也都有優良的美食傳統。尤其在經濟、文化比較繁榮的唐朝，人們的生活比較安定，餐桌上也比較富足。僅就主食而言，也對舌尖充滿誘惑。

唐朝人的主食結構，主要是餅和飯。這二者中，餅又佔據主要地位。唐代趙璘在《因話錄》中說，當時「世重餅啖」，這是多數唐朝人食餅的真實反映。

唐代所說的餅，內容比今天寬泛得多。除麵糊以外的各種成型麵食，都可以稱為餅。而唐人食之最為、最具代表性的餅，有胡餅、蒸餅和湯餅等。

胡餅是用烤爐烤製的大餅，它是漢代自西域傳入，在唐代極為流行。據日本僧人圓仁的《入唐求法巡禮行記》記載：「開成六年正月六日（應為會昌元年，即公元841年）立春，命賜胡餅、寺粥。時行胡餅，俗家依然。」這是說在立春這一天，唐武宗李炎向文武百官賞賜胡餅。而普通百姓也都喜歡這種食品。正因如此，賣胡餅的人在當時也頗受重視。《廷尉決事》中就記了這樣一件事：唐代一個叫張桂的人，因賣胡餅出了名，竟被封為蘭台令！

胡餅中有一種胡麻餅，烤製時在餅上撒了一層芝麻。白居易在《寄胡麻餅與楊萬州》一詩中曾對胡麻餅讚美道：「胡麻餅樣學京都，面脆油香出新爐。寄與飢饉楊大使，嘗看得似輔興無？」白居易寫這首詩時，正在四川忠州做官。他說忠州的胡麻餅完全是按京師長安的方法烤製的，吃起來又香又脆。他把剛烤出的胡麻餅派人送給萬州刺史楊敬之，讓他品嚐一下是不是跟京師最有

名的輔興坊烤的一模一樣；短短四句詩，就把胡麻餅的風味特點及受歡迎程度生動地寫了出來。

還有一種叫「古樓子」的胡餅，《唐語林》中介紹說：「時豪家食次，起羊肉一斤，層佈於巨胡餅，隔中以椒、豉，潤以酥，入爐迫之，候肉半熟食之，呼為『古樓子』。」顯然，這是一種加了羊肉餡的大胡餅，夾層中還放了花椒、豆豉等作料，表面上塗着油脂，吃起來又酥又香，味美異常。

蒸餅是將麵糊發酵後再蒸熟的麵食，如饅頭、包子等。唐朝人食用的蒸餅種類很多，它既可單純用麥麵製作，也可參進各種配料。唐人段成式在《酉陽雜俎》中說：「蒸餅法，用大例麵一升，練豬膏三合。」這裡指的就是在白麵中參進豬油製作的蒸餅。各種蒸餅不但是百姓餐桌上常備的食物，也能登上皇家的大雅之堂。白居易在《社日謝賜酒餅狀》一文中，曾提到「蒙恩賜臣等酒及蒸餅、環餅等」，這說明皇帝賜給大臣的食品，就有蒸餅。

湯餅是下在湯裡煮的麵食，如麵條、麵片等。唐朝人食用的湯餅種類也很多，當時的詩人對此也多有吟詠。如「菊花辟惡酒，湯餅菜芙蓉」（李頎）；「雞省露濃湯餅熟，鳳池煙暖詔書成」（羅隱）。這都說明當時湯餅在民間頗受歡迎。

唐朝的湯餅中，有一種叫「槐葉冷淘」的冷麵，它是用槐葉汁和麵做成麵條，煮熟後再放入涼水中冷卻，吃起來又涼爽又別具風味。杜甫曾在《槐葉冷淘》一詩中寫道：「青青高槐葉，採掇付中廚。新面來近市，汁滓宛相俱。入鼎資過熟，加餐愁欲無。碧鮮俱照箸，香飯兼苞蘆。經齒冷於雪，勸人投此珠。」

詩中，杜甫精要地介紹了「槐葉冷淘」的做法、美麗的颜色及清爽甘美的味道，對其大加讚美。作為唐代的「人民詩人」，杜甫的詩一向反映民意。他對「槐葉冷淘」的喜愛，也體現了百姓的共同心聲。

飯在唐朝人主食中的地位，雖然略遜於餅，但仍是不可或缺的主力。而在有些地區，它甚至比餅更受青睞。飯是將穀物整粒煮熟而做成的食品。唐朝人食用的飯多種多樣，主要有稻米飯、粟米飯、黍米飯等。稻米飯食用的範圍最廣。尤其在長江以南產稻地區，它一直是最重要的主食。稻米飯

吳羊壁